

茅盾选集

子夜

MAODUNXUANJI

四川文艺出版社

子夜

茅盾 著

茅盾选集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6·成都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李定周

封面设计：邱云松

茅盾选集·子夜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现代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75 插页 1 字数 356 千

1995 年 12 月第一版

199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书号：ISBN7—5411—1163—5/I•1083

定价：16.80 元

1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绿色，轻轻地，悄悄地，向西流去。黄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经涨上了，现在沿这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的，船面比码头还高了约莫半尺。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兴奋。暮靄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逢风浦东的洋栈象世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怪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千，射现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Light, Heat, Power!

这时候——这天堂般五月的傍晚，有三辆一九三〇年式的雪铁龙汽车象闪电一般驶过了外白渡桥，向西转弯，一直沿北苏州路去了。

过了北河南路口的上海总商会以西的一段，俗名唤作“铁马路”，是行驶内河的小火轮的汇集处。那三辆汽车到这里不减低了速率。第

一辆车的司机轻声地对坐在他旁边的穿一身黑拷绸衣裤的彪形大汉说：

“老关！是戴生昌罢？”

“可不是！怎么你倒忘了？你准是给那烂污迷昏了啦！”

老关也是轻声说，露出一口好象连铁梗都咬得断似的大牙齿。他是保镖的。此时汽车戛然而止；老关在忙即跳下车去，摸摸腰间的勃郎宁，又向四下里瞥了一眼，就过去开了车门威风凛凛地站在旁边。车厢里先探出一个头来，紫色的一张方脸，浓眉毛，圆眼睛，脸上有许多小疱，看见迎面那所小洋房的大门上正有戴生昌轮船局“六个大字，这人也就跳下车来，一直走进去，老关紧跟在后面。

“云飞轮船快到了么？”

紫酱脸的傲然问，声音洪亮而清晰。他大概有四十岁了，身材魁梧，举止威严。一望而知是颐指气使惯了的“大亨”。他的话还没有完，坐在那里的轮船局办事员霍地一齐站了起来，内中有一个瘦长子堆起满脸的笑容抢上一步，恭恭敬敬回答：

“快了，快了！三老爷，请坐一会儿罢。——倒茶来。”

瘦长子一面说，一面就拉过一把椅子来放在三老爷的背后。三老爷脸上的肌肉一动，似乎是微笑，对那个瘦长子瞥了一眼，就望着门外。这时三老爷的车子已经开过去了，第二辆汽车补了缺，从车厢里下来一男一女，也是方脸，和三老爷有几分装饰入时，看来至多不过三十左右。男的先开口：

“荪甫，就在这里等候么？”

紫酱色脸的荪甫不没回答，轮般局的那个瘦长子早又陪笑说：“不错，不错，姑老爷。已经听得拉过回声。我派了人在那里看着，专等船靠了码头，就进来报告。顶多再等五分钟，五分钟！”“呀，福生，你还在这里么？好！做生意要有长性。老太爷向来就说你肯学好。你有几年不见老太爷罢？”

“上月回乡去，还到老太爷那里请安。——姑太太请坐罢。”

叫做福生的那个瘦长男子听得姑太太称赞他，快活得等什么似的，一面急口回答，一面转身又拖了两把椅子来放在姑爷和姑太太的

背后，又是献茶，又是敬烟。他是孙甫三老爷家里一个仆的儿子，从小就伶俐，所以孙甫的父亲——吴老特嘱孙甫安插他到这戴生昌轮船局。但是孙甫他们三位且不先坐下，眼睛都看着门外。门口马路上也有彪形大汉站着，背向着门，不住地左顾右盼；这是姑老爷杜竹斋随身带的保镖。

杜姑太太轻声和竹斋回乡去扫墓，也坐这云飞船。是一条快船。单趟直放，不过半天多，就到了；半个身子简直颠得厉害。骨头痛。这次爸爸一定很辛苦的。他那半肢疯，半个身子简直不能动。竹斋，去年我们看见爸爸坐久了就说头晕——”

姑太太说到这里一顿，轻轻吁了一口气，眼圈儿也象有点红了。她正想接下去说，猛的一声汽笛从外面飞来。接着一个人跑进来喊诞道：

“云飞靠了码头了！”

姑太太也立刻站了起来，手扶着杜竹斋的肩膀。那时福生已经飞步抢出去，一面走，一面扭转脖子，朝后面说：

“三老爷，姑老爷，姑太太；不忙，我等先去招呼了，再出来！”

轮船局里其他的办事人也开始忙乱；一片声唤脚夫。就有一架预先准备好的大藤椅由两个精壮脚夫抬出去。孙甫眼睛望着外边，嘴里说：

“回头你和老太爷同坐一八八九号，让四妹和我同车，竹斋带阿萱。”

姑太太点头，眼睛也望着外边，嘴唇翕恰忸动；在那里念佛！竹斋含着雪茄中，微微地笑着，看了孙甫一眼，似乎说：“我们下罢。”恰好福生也进来了，十分为难似的皱着眉头：

“真不巧，有一只苏州班的拖船停在里挡——”

“不要紧。我们到码头上去看罢！”

孙甫截断了福生的话，就走出了，保镖的老关赶快也跟上去。后面是杜竹斋和他的夫人，还有福生。本来站在门口的杜竹斋的保镖就作了最后的“殿军”。

云飞船果然泊在一条大拖船——所谓“公司船”的外边。那只

大藤椅已经放在去飞船头，两个精壮脚夫站在旁边。码头上冷冷静静地，没有什么闲杂人；轮船局里的两三个职员正在那里高声吆喝，轰走那些围近来的黄包车夫和小贩。荪甫他们三位直上了那“公司船”的甲板时。吴老太爷已经由云飞的茶房扶出来坐上藤椅子了，福生赶快跳过去，做手势，命令那两个脚夫抬起吴老太爷，慢慢地走到“公司船”上。于是儿子，女儿，女婿，都上前相见，虽然路上辛苦，老太爷的脸色并不难看，两圈红晕停在他的额角。可是他不作声。看看儿子，女儿，女婿，只点了一下头，便把眼睛闭上了。

这时候，和老太爷同来的四小姐蕙芳和七少爷阿萱也挤上那“公司船”。

爸爸在路上好么？”

杜姑太太——吴二小姐，拉住了四小姐，轻声问。

“没有什么，只是老说头眩。”

“赶快上汽车罢！福生，你去招呼一八八九号的新车子先开来。”

荪甫不耐烦似的说。让两位小姐围在老太爷旁边，荪甫和竹斋，阿萱不先走到码头上，一八八九号的车子开到了，藤椅子也上岸，吴老太爷也被扶进汽车里坐定了，二小姐——杜姑太太跟着便坐在老太爷旁边。来还是闭着眼睛的吴老太爷被二小姐身上香气一刺激，便睁开眼睛来看一下，颤着声音慢慢地说：

“蕙芳，是你么？要蕙芳来！蕙芳！还有阿萱！”

荪甫在后面的车子里听得了，略皱一下眉头，但也不说什么。老太爷的脾气古怪而且执拗，荪甫和竹斋都知道。于是四小姐蕙芳和七少爷阿萱都进了老太爷的车子。二小姐蕙芳舍不得离不开父亲，便也挤在那里。两位小姐把老太爷夹在中间，马达声音响了一八八九号汽车开路，已经动了，忽然吴老在又锐声叫了起来：

“《太上感应篇》！”

这是裂帛似的一声怪叫。在这一声叫喊中，吴老太的残余生命力似乎又复旺盛了；他的老眼闪闪地放光，额角上的淡红色转为深朱，虽然他的嘴唇簌簌地抖着。

一八八九号的司机立刻把车煞住，惊惶地回过脸来。荪甫和竹斋

的车子也跟着停止。大家都怔住了。四小姐却明白老太爷要的是什么。她看见福生站在近旁，就唤他道：

“福生，赶快到去冰的大餐间里拿那部《太上感应篇》来！是黄绫子的书套！”

吴老太自从骑以跌伤了腿，终至成为半肢疯以来，就虔奉《太上感应篇》，二十余年如一日；除了每年印赠而外，又曾巷楷手抄一部，是他坐卧不离的。

一会儿，福生捧着黄绫子书套的《感应篇》来了。吴老太爷接过来恭恭敬敬地摆在膝头，就闭了眼睛，干瘪的嘴唇上浮出一丝放心的微笑。

“开车！”

二小姐轻声喝，松了一口气，一仰脸把后颈靠在弹簧背垫上，也忍不住微笑。这时候，洗车愈走愈快，沿着北苏州路向东走，到了外白渡桥转弯朝南，那三辆车便象一狂风，每分钟半英里，一九三〇年式的新纪录。

坐在这样近代交通的利器上，驱驰于三百万人口的东方大都市上海的大街，而却捧着《太上感应篇》，心里专念着文昌帝君的“万恶为首，百善孝为先”的告诫，这矛盾是很显然的了。而尤其使这矛盾尖锐化的，是吴老太爷的真正虔奉《太上感应篇》，完全不同于上海的借善骗钱的“善棍”。可是三十年前，吴老太爷却还是顶刮刮的“维新党”。祖若父两代侍郎，皇家的恩泽不可谓不厚，然而吴老太爷那时却是满腔子的“革命”思想。普遍于那时候的父与子的冲突，少年的吴老太爷也是一个主角。如果不是二十五年前习武骑马跌伤了腿，又不幸而渐渐成为半身不遂的毛病，更不幸而接着又赋悼亡，那么现在吴老太爷也许不至于整天捧着《太上感应篇》罢？然而自从伤腿以后，吴老太爷的英年浩气就好象是整个儿跌丢了；二十五来，他就不曾跨出他的书斋半步！三十五年来除了《太上感应篇》，他就不曾看过任何书报！二十五年来，他不曾经验过书斋以外的人生！第二代的“父与子的冲突”又

在他自己和荪甫中间不可挽救地发生。而且如果说上一代的侍郎可算得又怪僻。又执拗，那么，吴老太爷正亦不弱于乃翁；书斋便是他的堡寨，《太上感应篇》便是他的护身法宝，他坚决的拒绝了和儿子妥协，亦既有十年之久了！

虽然此时他已经坐在一九三〇年式的汽车里，然而并不是他对儿子妥协。他早就说过，与其目击儿子那样的“离经叛道”的生活，倒不如死了好！他绝对不愿意到上海。荪甫向来也不坚持要老太爷来，此番因为土匪实在太嚣张，而且邻省的共产党红军也有燎原之势，让老太爷高卧家园，委实是不妥当。这也是儿子的孝心。吴老太爷根本就不相信什么土匪，什么红军，能够伤害他这虔奉文昌帝君的积善老子！但是坐臣都要人扶持，半步也不能动的他，有什么办法？他只好让他们从他的“堡寨”里抬出来，上了云飞轮船，终于又上了这“子不语”的怪物——汽车。正象二十五年前是这该诅咒的半身不遂使他不能到底做成“维新党”，使他不得不对老侍郎的“父”屈服，现在仍是这该诅咒的半身不遂使他又不能“积善”到底，使他不得不新式企业家的“子”妥协了！他就是那么样始终演着悲剧！

但毕竟尚有《太上感应篇》这护身法宝在他手上，而况四小蕙芳，七少爷阿萱一童玉女，也在他身旁，似乎虽入“魔窟”，亦未必竟堕“德行”，所以吴老太爷闭目养了一会神以后，渐渐泰然怡然睁开眼睛来了。

汽车发疯似的向前飞跑。吴老太爷向前看，天哪！几百个亮着的灯光的窗洞象几百只怪眼睛，高耸碧霄的摩天建筑，排山倒海般的扑向吴老太爷眼前，忽地又没有了；光秃秃的平地拔立的路灯杆，无穷无尽地，一杆接一杆地，向吴老太爷脸前来，忽地又没有了；长蛇阵似的一串黑怪物，头上都有一对大眼睛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强光，噉——噉——地吼着，闪电似的冲将过来，准对着吴老太爷坐的小箱子冲将过来！近了！近了！吴老太爷闭了眼睛，全身都抖了。他觉得和他的头颅仿佛是在颈脖子上旋转；他眼前是红的，黄的，黑的，发光的，立方体的，圆锥形的，——混杂的一团，在那里跳，在那里转；他耳朵里灌满了轰，轰，轰！轧，轧，轧！噉，噉，噉！猛烈嘈杂的声浪会叫人心

跳出腔子似的。

不知过了什么时候，吴老太爷悠然转过一口气来，有说话的声音在他耳边动荡：

“四妹，上海也不太平呀！上月是公共汽车罢工，这月是电车了！上月底共产党在北京路闹事，捉了几百，当场打死了一个。共产党有枪呢！听三弟说，各工厂的工人也都不稳。随时可以闹事。时时想暴动。三弟的厂里，三弟公馆的围墙上，都写满了共产党的标语……“难道巡捕不捉么？”

“怎么不捉！可是捉不完。啊哟！真不知道那里来的这许多不要性命的人！——可是，四妹，你这一身衣服实在看了叫人笑。这还是十年前的装束！明天快换一身罢！”

是二小姐芙芳和四小姐蕙芳的对话。吴老太爷猛睁开了眼睛，只见左右前后都是象他自己所坐的那种小箱子——汽车。都是静静地一动也不动。横在前面不远。却象开了一道河似的，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匆忙地杂乱地交流着各色各种的车子；而夹在车子中间，又有各色各样的男人女人，都象有鬼赶在屁股后似的跌跌撞撞地快跑，不知从什么处射来的一道红光，又正落在吴老太爷身上。

这里正是南京路同河的交叉点，所谓“抛球场”。东西行的车辆此时正在那里静候指挥交通的红绿灯的命令。

“二妹，我还没见过三嫂子呢。我这一身乡气，会惹她笑痛了肚子罢，

“蕙芳轻声说，偷眼看一下父亲，又看看左右前后安坐在汽车里的时髦女人。芙芳笑了一声，拿出手帕不抹一下嘴唇。一股浓香直扑进吴老太爷的鼻子，痒痒地似乎怪难受。

“真怪呢！四妹。我去年到乡下去过，也没看见象你这一身老式的衣裙。”

“可不是。乡下女人的装束也是时髦得很呢，但是父亲不许我——”

象一枝尖针刺入吴老太爷迷惘的神经，他心跳了。他的眼光本能地瞥到二小姐芙芳的身上。他第一次意识地看清楚了二小姐的装束；

虽则尚在五月，却因今天骤然闷热，二小姐已经完全夏装；淡蓝色的薄纱紧裹着她的壮健的身体，一对丰满的乳房很明显地突出来，袖口缩在臂弯以上，露出雪白的半只臂膊。一种说不出的厌恶，突然塞满了吴老太爷的心胸，他赶快转过脸去，不提防是扑进他视野的，又是一位半裸体似的只穿着亮纱坎肩，连肌肤都捍得分明的时装少妇，高坐在一辆黄包车上，翘起了赤裸裸的一只白腿，简直没有穿裤子，“万恶淫为首”！这句话象鼓槌一般打得吴老太爷全身发抖。然而还不止此，吴老太爷眼珠一转，又瞥见他的宝贝阿萱却正张大了嘴巴，出神地贪看那位半裸体的妖艳少妇呢！老太爷的心噗地一下狂跳，就象爆裂了似的再也不动，喉间是火辣辣地。好象进了一大把的辣椒。

此时指挥交退的灯光换了绿色的耀着肉交的男人女人的海，向前进！机械的骚音，汽车的自屁，和女人身上的香气，霓虹电管的赤光，——一切梦魇似的都市精怪，毫无怜悯地压倒在吴老太爷朽弱的心灵上，直到他只有目眩，只有耳，只有头晕！直到他的刺激过度的神经象要爆裂似的发痛，直到他的狂跳不歇的心脏不能再跳动！

呼噜呼噜的声音从吴老太爷的喉间发出来，但是都市的骚音太大了，二小姐，四小姐和阿萱都没有听到，老太爷的脸色也变了，但是不断的红绿灯光的映射中，谁也不能辨别谁的脸色有什么异样。

汽车是旋风般向前进。已经穿过了西藏路，在平坦的静安寺路上开足了速率。路旁隐在绿荫中射出一点灯光的小洋房连排似的扑过来，一眨眼就过去了。五月夜的凉风吹在车窗上，猎猎时响。四小姐蕙芳象是摆脱了什么重压似的松一口气，对阿萱说：七弟，这可长住上海了，究竟上海有什么好玩，我只觉得乱哄哄地叫人头痛。”

“住惯了就好了。近来是乡下土匪太多，大家都搬到上海来。四姐，你看这一路的新房子，总有那么多人来住。”

二小姐接着说，打开她的红色皮包，取出一个粉扑，对着皮包上装就的小镜子便开始化起妆来。

“其实乡下也还太平。谣言还没有上海那么多。七弟，是么？”

“太平？不见得罢！两个星期前来了一连兵，刚到关帝庙里驻好了，就向商会里要五十个年埭的女人——补洗衣服；商会说没有，那

些八太爷就自己来动手拉。我们隔壁开水果店的陈家嫂不是被他们拉去么？我们家的陆妈也是好几天不敢出大门……”

真作孽！我们在上海一点不知道。我们只听说共产党要掳女人去共。“我在镇上就不曾见过半个共军，就是那地连兵，叫人头痛！”

“吓，七弟，你真糊涂！等到你也看见，还了得！竹斋说，现在的共产党真厉害，九流三教里，到处全有。防不胜防。直到象雷一样打到你眼前，你才觉得。”

这么说着，二小姐就轻轻吁一声。四小姐也觉毛骨悚然。只有不懂事的阿萱依然张大了嘴胡胡地笑。他听得二小姐把共产党说成神出鬼没似的，便觉得非常有趣；“会象雷一样的打到你眼前来么？莫不是有了妖术罢！”他在肚子里自问自答。这佳七少爷今年虽已十九岁，虽然长的极漂亮，却因为一向就做吴老太爷的“金童”，很有几分傻。

此时车上的喇叭突然呜呜地叫了两声，车子向左转，驶入一条静荡荡的浓荫夹道的横马路，灯光从树叶层中洒下来，斑斑驳驳地落在二小姐她们身上。车子也走得慢了。二小姐赶快把化妆包收拾好，转脸看着老太爷轻声说：

“爸爸，快到了。”

“爸爸睡着了！”

“七弟，你喊得那么响！二妹，爸爸闭了眼睛养神的时候，谁也不敢惊动他！”

但是汽车收的喇叭又是呜呜地连叫三声，最后一声拖了个长尾巴。这是暗号。前面一所大洋房的乌油大铁门霍地荡开，汽车就轻轻地驶进门去。阿萱猛地从坐位上站起来，看见荪甫和竹斋的汽车也衔着进来，又看见铁门两旁站着四五个当差，其中有武装的巡捕。接着，砰——的一声，铁门就关上了。此时汽车在花园里的柏油路上走，发出细微微的丝丝的声音。黑森森的树木夹在柏油路两旁。三三两两的电灯在树荫间闪烁。蓦地车又转弯，眼前一片雪亮，耀的人眼花，五开间三层楼的一卒大洋房在前面了，从屋子里茶射出来的无穗音乐在空中回翔，咕——的一声，汽车停下。

有一个清脆的声音在汽车旁边叫：

“太太，老太爷和老爷他们都回来了！”

从晕眩的突击中方始清醒过来意识和第一刹那却不是别的，而是刚才停车在“抛球场”时七少爷阿萱贪婪地看着那佳半裸体似的妖艳少妇的那种邪魔的眼光，以及四小姐惠芳说的那一句“乡下女人装束也时髦得很呢，但父亲不许我——”的声浪。

刚一到上海这“魔窟”，吴老太爷的“金童玉女”就变了！无线电音停止了，一阵女人的笑声从那五开间洋房里送出来，接着是高跟皮鞋错落地咯咯地响，两三个人形跳着过来，内中有一位粉红色衣服，长身玉立的少妇，袅着细腰抢到吴老太爷的汽车边，一手拉开了车门，娇声笑着说：

“爸爸，辛苦了！二妹，这是四妹和七弟么？”

同时就有一股异常浓郁使人窒息的甜香，扑头压住了吴老太爷。而在这香雾中，吴老太爷看见一团蓬蓬松松的头发乱纷纷地披在白中带青的圆脸上，一对发光的滴溜溜转动的黑眼睛，下面是红得可怕的两片嘻开的嘴唇。蓦地这披发头扭了一扭，又响出银铃似的声音：

“荪甫！你们先进去。我和二妹扶老太爷！四妹，你先下来！”吴老太爷集中全身最后的生命力摇一下头。可是谁也没有理他。四小姐擦着那披发头下去了，二小姐挽住老太爷的左臂阿萱也从旁帮一手，老太爷身不由己主的便到了披头发的旁边了，就有一条滑腻的臂膊箍住了老太爷的腰部，又是一串艳笑，又是兜头扑面的香乞。吴老太爷的心只是发抖，《太上感应篇》紧紧地抱在怀里。有这样的意思在他的快要炸裂的脑神经里通过：“这简直是夜叉，是鬼！”

超乎一切以上的憎恨和仇怒忽然给与吴老太爷以长久未有的力气。仗着二小姐和吴少奶奶的半扶半抱，他很轻松的上了五级的石阶，走进那间灯火辉煌的大客厅了。满客厅的人！迎面上前的吴荪甫和竹斋。忽然又飞跑来两个青年女郎，都是披着满头长发，围住了吴老太爷叫唤问好。她们嘈杂地说着笑着，簇拥着老太爷到一张高背沙发椅里坐下。

吴老太爷只是瞪出了眼睛看。憎恨，忿怒，以及过度刺激，烧得他的

脸色变为青中带紫。他看见满客厅是五颜六色的电灯在那里旋转，旋转，而且愈转愈快。近他身旁有一个怪东西，是浑圆的一片金光，嗬嗬地响着，徐徐向左右移动，吹出了叫人气噎的猛风，象是什么金脸的妖怪在那里摇头作法。而这金光也愈摇愈大，塞满了全客厅，弥漫了全空间了！一切男的女的人们，都在这金光中跳着转着。粉红色的吴少奶奶，苹果绿色的一佳女郎，淡黄色的又一女郎，都在那里疯狂地跳，跳！她们身上的轻绡掩不住全身肌肉的轮廓，高耸的乳峰，嫩红的乳头，腋下的细毛！无数高耸的乳峰，颤动着，颤动着的乳峰，在满屋子里飞舞了！而夹在这乳峰的舞阵中间的。是荪甫的多疤的方脸，以及满是邪魔的阿萱的眼光。突然吴老太爷又看见这一切颤动着飞舞着的乳房象乱箭一般射到他胸前，堆积起来，堆积起来，重压着，重压着，压在他胸脯上，压在那部摆在他膝头的《太上感应篇》上，于是他又听得狂荡的艳笑，房屋摇摇欲倒。“邪魔呀！”吴老太爷似乎这么喊，眼里迸出金花。他觉得有千万斤压在他胸口，觉得有什么东西爆裂了，碎断了；猛的拔地长出两个人来，粉红色的吴少奶奶和苹果绿色的女郎，都嘻开了血色的嘴唇象要来咬。吴老太爷脑壳里梆的一响，两眼一翻，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表叔！认得我么？素素，我是张素素呀！”

站里吴老太爷面前的穿苹果绿色 Grafton^①轻绡的女郎兀生笑嘻嘻地说，可是在她旁边捧着一杯茶的吴少奶奶蓦地惊叫了一声，茶杯掉在地下。满客厅的人都一跳！死样沉寂的一刹那！接着是暴雷般的脚步声，都拥到吴老太爷的身边来了。十几张嘴同时在问在叫。吴老太爷脸色象纸一样白，嘴唇上满布着白沫，头颅歪垂着黄，绛套子的《太上感应篇》啪的一声落在地下。

“爸爸，爸爸！怎么了；醒醒罢，醒醒罢！”

二小姐捧住了吴老太爷的头，颤拌着声音叫，竹斋伸长了脖子，挨在二站姐肩下，满脸的惊惶，抓住了老太爷左手的荪甫却是一脸的怒容，厉声斥骂那些围近来的当差和女仆：

① Grafton ——一种名贵的外国纱

“滚开！还不快拿冰袋来么？快，快！”

冰袋！冰袋！老太爷发痧了！——一声传出去。当差们满屋子乱跑。略站得远些的淡黄色衣服的女郎拉住了张素素的低声问：

“素！你看见老太爷是怎么一来就发晕了呢？”

张素素瞪大了眼睛，说不出话来，她的丰满的胸脯象波浪似的一起一伏。那边吴少奶奶却气喘喘地断断续续地在说：“我捧了茶来，——看见，看见，爸爸——头一歪眼睛闭了，嘴里出白沫——白沫！脸色也就完全变了。发痧，发痧……是痰火么？爸爸向来有这种毛病么？”

二小姐一手掐住老太爷的人中，一面急口地追问那呆呆地站着淌眼泪的四小姐：

“四妹，四妹！爸爸发过这种病么？发过罢！你说，你说哟！”

“要是痰上火，转过一口气来，就不要紧了，只要转一口气，一口气！”

竹斋看着荪甫说，慌慌张张地把那个随身携带的鼻烟壶递过去，荪甫一手接了鼻烟壶，也不答竹斋，只是横起了怒目前前后后看，一面喝道：“挤得那么紧！单是这股子人气也要把老太爷黑坏了！——怎么冰袋还不来！佩瑶，这里暂时不用你帮忙；你去亲自打电话请丁医生！——王妈！催冰袋去！”于是他又对二小姐摆手：“二妹，不要慌张！爸爸胸口还是热的呢！在这沙发桥上不是办法，我们先抬爸你爸到那架长沙发榻上去罢。”这么说着，也不等二小姐的回答，荪甫就把老太爷抱起来，众人都来帮一手。

刚刚把老太爷放在一张蓝绒垫子的长而且阔的沙发榻上，打电话去请医生的吴少奶奶也回来了。据她说：十分钟内，丁医生就可以到；而在他未到之前，切莫惊扰病人，应该让病人躺在安静的房间里。此时王妈捧了冰袋来。荪甫一手接住，就按在老太爷的前额，一面看着那个站在客厅门口的当差高升说：

“去叫几个人来抬老太爷到小客厅！还有，丁医生就要来，吩咐号房留心！”

忽然老太爷的手动了一下，喉间一声响，就有象是痰块的白沫从

嘴里冒出来。“好了！”——几张嘴同时喊，似乎心头松一下。吴少奶奶在张素素襟头抢了一方白丝帕揩去了老太爷嘴上的东西，一面对荪甫使眼色。荪甫皱了眉头。竹斋和二小姐也是若着脸。老太爷额角上爆出的青筋就有蚯蚓那么粗，喉间的响声更大更急促了，白沫也不住的冒。俄而手又一动，眼皮有点跳，终于半睁开了。

“怎么丁医生还不来？先抬进小厅罢！”

荪甫搓着手自言自语地说，回头对站在那里等候命令的四个当差的一摆手。四个当差就上前抬起了那张长沙发榻，走进大客厅左首的小客厅；竹斋，荪甫，吴少奶奶，二小姐，四小姐，都跟了进去。阿萱自始就站在那里呆呆地出神，此时象觉醒似的，慌慌张张地向四面一看，也跑进小客厅去了。砰——的一声，小客厅的门就此关上。

留在大厅里的人们悄悄地等候着，谁也不开口。张素素倚在一架华美硕大的无线电收音机旁边，垂着头，看地上的那部《太上感应篇》，似乎很在那里用心思。两个穿洋服的男客，各自据了一张沙发椅，手托住了头，慢慢地吸香烟，有时很焦灼地对小客厅的那扇门看一眼。

电灯光依然柔和地照着一切。小风扇的浑圆的金脸孔依然啾啾地响着，徐徐转动，把凉风送到各人身上，吹拂起他们的衣裾。然而这些一向是快乐的人们此时却有一种不可名状的不安压住在心头。

钢琴旁坐着那位穿淡黄色衣服的女郎，随手翻弄着一本琴谱。她的相貌很象吴少奶奶，她是吴少奶奶的嫡亲妹子，林二小姐。

呆呆地在出神的张素素忽然象是想着了什么，猛的抬起头来，向四面看看，似乎要找谁说话；一眼看见那淡黄色衣服的女郎下正也在看她，就跑到钢琴面前，双手一拍，低声的然而郑重地说：

“佩珊！我相老太爷一定是不中用了！我见过——”

那边两位男客都惊跳起来，睁大询问的眼睛，走到张素素旁边了。

“你怎么知道一定不中用了？”

林佩珊迟疑地问，站了起来。

“我怎么知道？噯——因为我看见过人是怎样死的呀！”

几个男女仆人此时已经围绕在这两对青年男女的周围了，听得张素素那么说，忍不住都笑出声来。张素素却板起脸来不笑。她很神秘地放低了声音，再加以申明：

“你们看老太爷吐出来的是痰么？不是！一百个不是！这是白沫！大凡人死在热天，就会冒出这种白沫来，我见过。你们说今天还不算热么？八十度哪！真怪！还只五月十六；——玉亭，我的话对不对？你说！”

张素素转脸看住了男客中间的一个，似乎硬要他点一下头。这人就是李玉亭：中等身材，尖下巴，戴着程度很深的近视眼镜。他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只是微微笑着。这使得张素素老大不高兴，向李玉亭白了一眼，她噘起猩红的小嘴唇，叽叽咕咕地说：

“好！这记得你这一遭！大凡教书的人总是那么灰色的，大学教授更甚。学生甲这么说，学生乙又那么说，好，我们的教授既不敢左袒，又不敢右倾，只好摆出一副挨打的脸儿嘻嘻的傻笑。——但是，李教授李玉亭呀！，你在这里不是上课，这里是吴公馆的会客厅！”

李玉亭当真不笑了，那神气就象挨了打似的。站在林佩珊后面的男客凑到耳朵边轻轻地不知说了怎么一句，林佩珊就嗤的一声笑了起来并且把她那俊俏的眼光在张素素的脸上掠过。立刻张素素的嫩脸上飞起了一片红云，她陡地扭转腰肢，扑到林佩珊身上，恨恨地说：

“你们表兄妹捣什么鬼！说我的坏话？非要你讨饶不行！”林佩珊吃吃地笑着，保护着自己的顶怕人搔摸的部分，一步一步往后退，又夹在笑声中叫道：

“博文，是你闯祸，你倒袖手旁观呢！”

此时忽然来了汽车的喇叭声，转眼间已到大厅前，就有一个高大的穿洋服的中年男子飞步跑进来，后面跟着两个穿白制服的女护士捧着很大的皮包。张素素立刻放开了林佩珊，招呼那新来者：

“好极了，丁医生！病人在小客厅！”

说着，她就跳到小客厅门前，旋开了门，让丁医生和女护士都进去了，她自己也往门里一闪，随手就带上了门。